



前段时间,我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老家。只见院里杏树枝头早已挂满青绿的果实,看上去如同一个个娇羞的小娃娃,让人忍不住想上前轻吻。

“五龙岭下麦粒肥,豚栅鸡栖半掩扉”,这是50多年前孟州乡下老家最真实的写照。透过木栅门,几株杏树下,空闲地垄里的莴笋和菜花格外鲜绿;墙角猪圈里,大黑猪双足趴在圈墙上“嗷嗷”呼食;八九只半大的鸡仔在院落里悠闲啄食。那时的乡村,是那么原始、祥和、纯真。

放学时,我常斜倚在杏树下,仔细数着树上的青杏。青涩的它,给我清清凉凉、酸酸涩涩的感觉,也承载着我对其成熟后甘甜如饴的向往。

曾有一个深夜,杏树叶沙沙作响,我和父亲同时被惊醒。“有贼!”我心里一惊。我们轻轻打开门,各拿一把手电筒,踮着脚尖蹑手蹑脚地来到树下。树上的声响戛然而止,父亲用手电筒一照,只见几个半大孩童惊恐的面孔。父亲没有高声呼喊,也没有训斥,只是淡淡地说:“慢慢下来,想吃杏儿,等杏儿红黄时,放心大胆来吃,伯伯管你们饱。”原来,他们是附近中小学夜读的孩子,因口干舌燥才来摘杏解馋。

望着枝头绿玛瑙般的青杏,它们好似一群身着草绿素裙的清纯少女,透着初露锋芒的圆润,散发着素手拨清心的芬芳,蕴含着豫西北河阳大地丘陵地区初夏时节独特的风情。

有时,趁着杏儿正青,我忍不住轻轻摘下一颗,放在手心把玩。细看之下,青杏长着细密的绒毛,带着些许涩意。它如同我们这群孩童一样青涩,却蕴藏着生命的厚重,等待时光的洗礼,完成一场华丽的蜕变。

吃水不忘挖井人。在50年前人们尚不富裕的年代,杏儿成了农村人的“救命粮”。一颗颗杏子,不仅是饥饿时的食物,更是生存的慰藉,承载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对大自然的感恩。即便在生活日益富足的今天,杏儿依然是家乡的宝贝与象征。

时光流转,老家已将杏儿发展成产业。鲜美的杏肉被加工成果脯,坚硬的杏壳制成活性炭,杏仁被制作成营养丰富的杏仁露,甚至榨取出珍贵的杏仁油。河阳的土地孕育了杏儿,杏儿又以旺盛的生命力回馈这片土地。每一株杏树都如同镶嵌在大地上的璀璨宝石,闪烁着生命的光芒,编织出一幅生态、生产、生活一体的“三生有杏”画卷。

生活处处皆风景。红杏有红杏的糯甜,青杏有青杏的妙韵。那口齿生津的酸甜滋味,恰似青杏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生长历程。人生百味,甜与涩交织,唯有品尝过后,方能体会其中的乐趣,收获幸福的甘甜。

好日子本就是半青半红、半涩半甜,悲喜交织才是人生与万物的全部内容。

夜宿十八坊

□王新四

十八坊位于周窑村的山谷之中,整体建筑依山就势,将山谷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,我们左拐右弯,穿过回廊、跨过小桥,很快便抵达房间。

房子坐西朝东,正对着游泳池,“本色”十足。客厅正面是十几平方米的白色窗纱,拉开后,映入眼帘的竟是一整面石头墙壁。床头柜、半截柜、衣架、茶几皆为纯木材质,就连墙壁上的插座面板也做成了纯木样式。

自今年初春在月牙湾开始种菜,我就思索着从周窑前往月牙湾的步行山路究竟在何处。按传统习惯,除了可供车辆行驶的中冰线与234省道,两地之间应该还有供人步行的山间小路。

看到一户人家门前有人交谈,我便上前问路。“你是开车还是走路?”一位老者颇为负责地先开口问。“走路,徒步去月牙湾。”我怀着敬佩之情认真回答。老者手指前方的水泥路说:“就这一条路,别拐弯,一直往前走就能到。不远,几袋烟的工夫。”

我顺着老人所指的方向前行。这一片不知是不是近些年新规划的区域,村里的房子东西向排列得整整齐齐。最南面那排房子前便是通往月牙湾的水泥路,门口摆放着石碾、石臼、石杵、石碾、石磨盘、石马槽,还有拴马石等充满历史感的物件。门前道路南侧,层层梯田依次向下延伸,黄杏、红桃、青皮核桃以及门前架子上楝子般大小的绿色葡萄,错落有致地呈现在眼前。

不知不觉间,我们来到村子东面的十字路口。朝东方望去,夕阳之下,青纱帐中,一条水泥路蜿蜒向前,路的尽头,便是月牙湾。

夕阳已被西边的大山完全遮挡,眼看天色渐晚,我们返回十八坊。坊内高台上有一架秋千,顿时勾起了我的童心,便上去荡了起来。这时我才发现,傍晚的大山里鸟儿格外多。侧耳倾听,鸣声或高亢,或浑厚,或清脆,或低吟;放眼望去,鸟儿在天上飞翔、于枝头跳跃,种类繁多,难以尽数。其中,布谷鸟“割麦种谷,割麦种谷”的叫声格外亲切,无论身在何处,它们始终牢记使命,时刻提醒人们莫要耽误农时。

夜幕悄然降临,十八坊宛如灯的海洋。竹子围墙上挂着一盏盏老式的“马灯”,弯弯绕绕的小径旁霓虹灯柔和,游泳池里彩灯闪烁不停。我坐在房间门口的游泳池边,山里的夜风吹来,裹挟着十八坊内盛开的石榴花、熟透的黄杏与枇杷,还有渐渐成熟的白沙杏等所有芬芳。对面娱乐室里的歌声飘飘忽忽,台球室的人影在玻璃墙上影影绰绰。

夜深了,风也凉了,一切渐渐归于宁静。寂静中,十八坊进入甜美的梦乡。

清脆的鸟鸣声,唤醒了十八坊崭新的一天。游泳池边那棵挂满黄杏的树,在朝阳的照耀下格外鲜亮。想起工作人员说过,十八坊内果树上的果子都可随意采摘品尝,我忍不住摘下一颗掰开,黄白相间的果肉色泽诱人,尝上一口,甜到了心里。就像这重新焕发生机的十八坊,外在环境与内在之美,美得难以言表,让人心里格外舒畅。

评书里 岁月长

□樊树林

“午夜的收音机,轻轻传来一首歌,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……”每当童安格的《明天你是否爱我》旋律响起,我总会忆起与收音机、与评书连播相伴的岁月。

少年时,拥有一台收音机听评书是我最大的梦想。那时正值评书连播风靡,像我这样的半大孩子几乎都是“评书迷”,一天不听评书便浑身不自在。评书连播固定在中午12时30分,放学铃一响,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往家跑,只为赶上那“书接上回”的开场。可当时家里生活拮据,连基本物质需求都难以满足,更别提买收音机了。好在后院刚结婚的海哥家有台收音机,去他家蹭听评书便成了我的日常。

每次满头大汗跑回家,母亲总在灶火间忙碌。等她把稀滑的面条盛进碗里,我就端着碗一溜小跑到海哥家。海哥早把椅子摆在桌前,时间一到,评书连播准时开始。那两年,刘兰芳先生的《岳飞传》和《杨家将》是我们的心头好。随着电流声“哧哧”响起,先生浑厚磁性的声音,瞬间将我们带入金戈铁马的年代。“枪挑小梁王”“血染金沙滩”“风波亭遇害”“大破天门阵”等情节,经她生动演绎,仿佛就在眼前。我的心情也跟着岳飞、张宪、杨六郎、穆桂英等人的命运跌宕起伏,他们的家国情怀也深深植根在我心中。然而半小时转瞬即逝,每到紧要关头,“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”就会响起,令人无奈又期待,海哥总会叮嘱我明天准时来。

即便不在评书连播时间,我的脑海里也满是说书人拍醒木、挥折扇的模样,刘兰芳先生俨然成了我少年时的偶像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惊喜不期而至。那是刚进农历腊月的一天,天空中的雪花如琼似玉,纷纷扬扬肆意飘洒。当我喘着粗气从学校跑回家时,竟看到条几上放着一台收音机,父亲正准备安装电池。“以后就在家听收音机了,这次可高兴了吧……”父亲一边回头看着满脸惊讶的我,一边将收音机翻转过来,把电池一节节地安好,然后才再次将这个棕色的“匣子”放置原位。

父亲的话让我欣喜若狂。我顾不上吃饭,用手摩挲着收音机的塑料外壳,然后小心翼翼打开开关,红色指示灯便闪了起来。旋转频道旋钮时,红色指针在波段频道有机玻璃窗口滑动……当时的评书连播已经是单田芳老师《隋唐演义》了。记得当我们一家静静等待单田芳老师“上回书说到”那嘶哑却具有亲和力、感染力的声音出现时,我的身体仿佛一下子舒张了许多。在家听评书当然没有在海哥家那样拘束,或坐、或躺,任意随性。也正是在单田芳老师的《隋唐演义》中,我了解了书本以外的很多历史趣事。单田芳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述、幽默诙谐的演说,更给了我文学方面的启迪。记得那个时候,当《隋唐演义》开讲时,我就会拿着本子和笔庄重地记录,评书里运用的古典诗词、俗语歇后语,抑或一些象声词等,我都会一字一句地收录到本子上……

后来,我离开家去师范学校上学,评书连播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。参加工作后,家里的收音机也坏了。对评书满怀眷恋的我,曾买了台袖珍收音机想重温旧梦,可聆听时却满是遗憾与失望。

为什么?是娱乐的多元化,是我心境的变化,还是评书连播的没落呢?也许都有吧。然而即便再怎么变化,我对评书伴我长大的岁月也一直铭记在心,永远不会褪色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:
jzwbxq@163.com
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